

从幕末的“开国”到明治的“维新”

——近代中国人所知的榎本武扬

胡文辉

榎本生于幕臣之家，早年就学于长崎海军传习所，后赴荷兰深造，对近代西学诸方面，包括军事、法律及工程皆有掌握，堪称幕末“开国派”的标杆。在他身上，体现出幕府“睁眼看世界”的努力。而榎本身为“朝敌”，事后却为新政府重用，也正得力于他的新学背景。由他个人的遭际，正可见明治时代“维新”对幕末时代“开国”的继承。

榎本武扬——读关于日本幕末时代的书，包括历史小说，不时能见到这个匆匆而过的名字。为新选组血风而激情澎湃的读者，或许也会有些印象，他可是跟土方岁三一起战斗过的人啊！

但恐怕极少有人留意，榎本后来不仅成了明治政府重臣，还在 1882 年至 1885 年间任驻清公使，跟中国有一段不浅的因缘。

我留意到此事，大约是因为读日人冈千仞的汉文日记《观光纪游》（张明杰整理，中华书局 2009 年版）。冈千仞跟榎本早年是幕府学问所昌平黉的同窗，1884 年游华至京，正值榎本任内，经榎本关照临时住在使馆，期间记下了与榎本的若干言谈。

冈千仞住下的次日，10 月 15 日，即留下记录：

……公使饕餮午饭，谈及函馆之战，曰：“奥兵无为，御之不得其人也。如星（恂太）、二关（源二）二姓，皆可任方面者。”余告热海贞治病歿，黯然久之。曰：“共誓死生者，今皆泉下！”又曰：“法国陆军七十万，今在中土者，多亚弗利加属地兵，未足见彼伎俩。中土八旗称百万，今皆不为我用，其足仗者，李、左诸老将所养义勇兵而已。余不知是乱所底止。”余曰：“然则中土为彼所臣虏，犹印度、阿弗利加于英法乎？”曰：“中土文明夙开，世出英杰，万非印度、阿弗利加比。且法人亦知此事不可为，万无至此之理。”余曰：“中土今日犹我邦廿年前，唯我邦国小，乱亦小，中土国大，故乱亦大。”曰：“然。”中人自负衣冠文物，不复讲自治自强之道，此亦何异慢藏招盗冶容诲淫乎？（卷五《燕京日记卷上》，第 102 页）

他们所论的中国时事，较易索解，不必细论。且说榎本武扬其人，平生实非等闲，其最重大的事迹，是在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已放弃抵抗、江户“无血开城”之后，率领原幕府海军主力北去，并联合奥羽越列藩同盟的败军，在箱馆（今函馆）五稜郭



榎本武扬及其年轻时候（右）



建立政权，但终因势力薄弱，半年多后即为萨（萨摩）、长（长州）藩主导的明治政府剿灭。榎本跟冈千仞谈及的“函馆之战”，正是指他领导下的抵抗，可能着重指最后的五稜郭之战；而他所说的“奥兵”，应指佐幕的奥羽越列藩同盟，系抵抗军的主力。这是旧幕府势力与新政府势力的最后一战，是戊辰战争的落幕——也是榎本作为主角站在历史舞台中央的唯一瞬间。新选组最热血的传奇剑士土方岁三正是死于此战的。在司马辽太郎的小说《燃烧吧！剑》末尾，是让榎本等最终选择投降的幕臣作为陪衬，以烘托出土方一个人的必死之心。

又同月 29 日记：

是日公使迎家眷，归自天津，曰：“盛道台称子不止。”余曰：“彼不涉洋事，余赠所译法、米二史，故惊为奇异而已。”余因举中土浇季，非一扫烟毒与六经毒，则固有元气不可得而振起为说。公使曰：“余北遁日，闻子锐意倡勤王说，以为醉六经者，何意其瞭域外大势？”（卷五《燕京日记卷上》，第 115 页）

冈千仞所言的“法、米二史”，指他与别人合作译述的《法兰西志》、《米利坚志》二书；冈千仞研治儒学出身，特意将此二书译为汉文，故当时中国官员能阅读而激赏之。在幕末

时，即榎本武扬“北遁”前后，冈千仞属于“尊王攘夷派”，即主张反幕府、反西化，与榎本的立场正相对立，大约到了明治维新之后始改弦易辙，故榎本此时有“以为醉六经者，何意其瞭域外大势”之言。

还有 10 月 20 日谈李鸿章等中国官僚，31 日谈俄国制盐法，11 月 2 日谈俄国蚕食满洲、朝鲜事，兹不细述。但 11 月 26 日所记较有意思：

榎本公使曰：“中堂阅历变故，且明外情，中土除是人，未见有为之人。唯门客专事奉承，外人亦多呈谀言以愚之。我恐其侈然满假，渐不充奥望。”余曰：“果如斯，则老将知耄及之者欤。”姑记待五年之后。（卷六《燕京日记卷下》，第 136 页）“中堂”即李鸿章，此前榎本在大沽曾与之会晤。“老将知耄及之”是古语，谓老人虽富于经验，而昏聩随之。榎本虽承认“中土除是人，未见有为之人”，与梁启超《李鸿章传》“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，五十岁以上之达官，无一人能及彼者”的断言相呼应，但又感觉李位高而骄，忧其将来。我们事后观之，应该说榎本的观察实有见地。

此后，我就比较关注榎本其人，在检读本土近世文献时，也陆续见到一些有关他的记录。

首先是黄遵宪的《日本国

志》（1887），其卷三《国统志三》载：

先是，榎本武扬挟八军舰脱走，至是入虾夷，夺函馆，明年五月讨平之。《日本国志》采纳目体，正文附有详细自注，此条下云：

初，德川氏遣榎本武扬学操船术于和兰（按：荷兰），业成而归。及朝廷收江户城，并收军舰，榎本等哀诉，乃赐之八艘。兵队脱走者，榎本等潜与通谋，后闻奥羽连衡，相议曰：“率此坚舰横行海上以援陆军，天下事尚可也。”明治元年（按：1868 年）八月，遂藉口镇抚，由品川脱走，朝廷拟以海盗，令各港禁与粮食，告各国公使勿与接。会大鸟圭介等由仙台败遁，率兵队投役，势益张。十月，遂夺据函馆，告诸国贸易如旧。用美国公推例，以武扬为总裁，设官置戍。寻托英、佛（按：法国）船将上书，曰：“德川遗臣过三十万人，非七十万石所能养，是皆二百余年所涵育，虽填沟壑，不能与工商伍。臣哀其间关流离，辄率之移住虾夷，从事开拓。臣等固三千一心，然不可无主，敢请举虾夷地赐之旧主，以德川氏一人为之总领。臣等必效死致力，变榛芜为富庶，并以固朝廷北门锁钥。”朝议以其上书无状，布告全国，征诸道兵海陆并进。至明年五月，榎本等军

舰或遭颶，或触石，或为官船击碎，尽沉没，困守五稜郭。官军遣人招之降，曰：“惜哉！铁石丈夫，今徒瓦裂耳。”榎本等卒不愿，相约屠腹死，惟介使者赠其所译《万国海律全书》于参谋黑田清隆。参谋赠以酒，又遣人说谕榎本等，乃议就刑以宥众死，遂降。初，朝廷闻函馆变，欣喜请自往讨，及是东北悉平。德川臣属无反抗王师者，众论亦颇谅欣喜之心云。其后武扬、圭介皆赦罪进官。

又卷二十五《兵志五·海军》亦涉及之：

日本古无海军。安政二年（按：1855 年）六月，和兰人始献蒸气船。德川将军家定遣矢田堀景藏、胜麟太郎（按：即胜海舟）等于长崎，就和兰人学操汽船术，复遣榎本釜次郎（按：即榎本武扬）、赤松太郎等往和兰国习海军法。又购观光舰于和兰。其后相继购蟠龙、威临、朝阳、富士山、开阳诸舰于和兰、于美利坚。

关于榎本政权始末，以我所见，至少在近代这一时段的中国文献中，仍以《日本国志》所记最为周详。其中有两处值得拈出来多说几句：一是“用美国公推例，以武扬为总裁，设官置戍”，颇有论者因此称其政权为“虾夷共和国”，甚至指为“东亚第一个共和国”（参简白《东亚第一个共和国》，《江户·东京》，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版）；也有史家质疑此说，以为榎本的构想仍以“虾夷德川藩”为前提，以期容纳旧幕府官吏，并无建立独立国家之意（鸟海靖《近代日本的机运》，欧文东、李群译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，第 20 页）。但无论如何，其率先引入西洋选举制度总是确凿的，虽昙花一瞬。一是“惟介使者赠其所译《万国海律全书》于参谋黑田清隆。参谋赠以酒”，是指黑田遣使劝降，为榎本拒绝，但榎本手头有其早年留学荷兰时所译的海洋法著作，